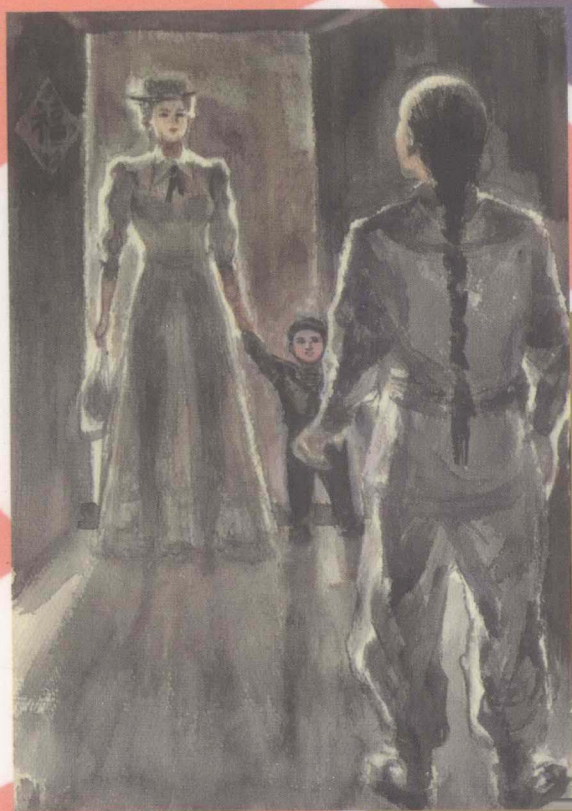


長篇小說

大地主人

MASTER OF THE EARTH

鍾毓材 著



《淘金夢土》三部曲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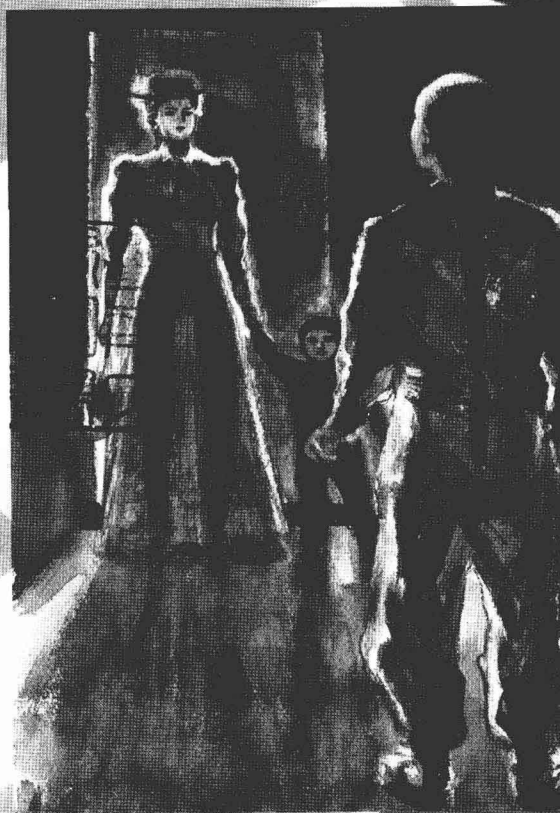
《THE DREAMLAND OF GOLD》 III

長篇小說

大地主人

MASTER OF THE EARTH

鍾毓材 著



《淘金夢土》三部曲之三

《THE DREAMLAND OF GOLD》III

日月星製作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大地主人 《淘金夢土》之三

作 者：鍾毓材

封面設計

插 圖：何捷忠

總編輯：伍素嫻

總經理：沈慧淑

出 版：日月星製作公司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65—71 號榮業商業大廈 1001 室

電話：2635—9981 2850—6667

傳真：2635—9480 2851—0014

植字排版：廣西梧州市雲山工作室

(0774) 2822791

印 刷：太和印刷公司

香港鯉魚涌華蘭路 14 號益新工作大廈 18 字樓 B 座

電話：25648448 傳真：25657443

版 次：一九九六年十月

國際書號：ISBN 962—944—001—6

定 價：全套三冊 港幣 145.00

序

王蒙

當我們說鍾毓材先生愛好文學的時候，我們會感到『愛好』這兩個字不足以說明問題的本質。一個人可以愛好游泳，可以愛好美酒，可以愛好跳舞，也可以愛好積攢錢財。但是愛好文學總是有些個不同：它給予你的不僅是某種愉悅，某種滿足，而且更是一種莊嚴，一種壓力，一種挑戰和一連串追問。它要求的與其說是興趣，不如說是獻身、意志和某種難能和品質。它提供的與其說是利益和享受，不如說是困擾和自我較量，是折磨却也是一種無比的精神上的充實和不斷更新。

當我們說文學是一個夢，哪怕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夢的時候，也覺得對於鍾毓材先生來說，夢這個字無論如何也是不貼切的。

它太輕飄了。鍾先生已經過了傷感溫情想入非非大做文學夢的年紀，已經不會去附庸追星族去夢幻一個作家的名聲，已經不會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詩強說愁了。他曾經是出生在印尼的華僑子弟，他曾經是熱血沸騰的愛國歸國少年，他再次去國，奮斗在香港、美國、泰國，遍歷各種政治風雲和商海浮沉，他的商務活動十分繁忙也頗爲成功。然而他仍然不能忘懷文學，不能忘懷『火紅的鑄造利劍和理想的世紀』，不能忘懷自己的對於文學的痴誠追求。這不能再說是夢了，這是人生的一種結晶，是走了一圈，又靠近了出發點的一條軌道，是一種精神的依托，是對於人生和世紀的種種苦惱的一個勉强的回答。如果我們把一個人的幾十年的奮鬥和事務上的成就比喻作『畫龍』，那麼他在實際的艱巨的人生奮鬥的同時，捧獻出來的他的小說作品便是他的『點睛』。

鍾毓材先生的新作，包括《阿彩夫人》《黃紅故事》《大地主人》三部曲的長篇小說《淘金夢土》完成了，篇幅巨大，內容新奇，濃墨

重彩，波譎雲詭，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本書凝結了巨大的勞動，即使是職業作家寫這樣的大部頭亦殊非易事，你無法相信這是鍾先生『業餘』創作的果實。作者對於文學事業是何等地忠誠執著！它集中表現了華人在美國開發過程中的貢獻、艱難和傳奇式的遭遇。當年的華工——豬仔，歷盡屈辱、歧視和非人的惡劣生活條件與折磨，但他們同樣是英雄輩出的中華兒女的一部分，他們同樣是勤勞勇敢，頑強奮鬥的中華后裔，他們一方面與各種迫害、歧視、追殺作斗争，一方面在美國荒原上赤手空拳，獨闖天下，站住脚跟，戰天鬥地，建立功勳，為開發美國西部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從國內的小說創作來說，這也算是填補了一個空白，使我們的文學畫廊中又增加了遠離家鄉，『淘金』海外，身處異域，魂歸中華的命運特殊的一群。從鍾先生的選材和他的比較重戲劇性和畫面感的寫法上，我們可以了解到最初作為電影劇本來寫的初衷，更可以想象他自己的人生經驗的戲劇性與多樣性。時代不同了處境也十分兩樣，但是可以想像毓材在自己的經歷

中尋找到了、發現了與早年間美國本部的華人新移民之間的共同的東西。傳奇性的故事中自有作者的真情實感。這也正是本書的動人之處。我祝賀他的新作的問世，我贊美他這種腳踏實地勞作和不忘情於寫作的精神，我希望他能全面豐收，在各方面都取得新的巨大的成就。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献词

本人懷着萬分崇敬的心情，僅以長篇小說《淘金夢土》三部曲：《阿彩夫人》、《黃紅故事》和《大地主人》獻給一百五十年前被賣豬仔到金山的萬千華工的英靈。這些沒有姓氏的阿字輩先僑被美國人稱為拖着豬尾巴（長辮子）的『異類』、『怪物』、『蒙古八爪魚』，受盡非人的悲慘遭遇和迫害；他們被嘲笑污辱，被屠殺、被燒死、被問吊、被驅逐回大海……別以為這些卑微的可憐的平凡的人們猶如螻蟻般被人踐踏踩死，不，他們却在他鄉異邦用淚和血譜寫出炎黃子孫悲壯的故事；他們倒下去，挺拔起中國人筆直的脊梁。他們的屍骨早已灰飛烟滅，沒有留下姓名，但是那種善良、勤奮、合群、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他們對美國早期開拓歷史所創造的功業却永存在北美洲的大地之上，與歲月同在，與日月同輝。

一九九五年 初秋

香江河畔，獅子山下

作者

公元一八七二年。

淘金熱潮可以說已經烟消雲散，橫貫東西大鐵路也建成三年了，其他地區的鐵路雖然陸續着手建造，可是由于反華排華的風捲雲湧，華工的人數已經減到最少。瘋狂的巧取豪奪，股票的狂升暴跌，浮華的奢侈浪費，造成經濟的迅速萎縮，失業人口的激增，大蕭條的時代驟然降臨了。

極端民族主義者、殖民主義者、甚至一大部分的政客，從言論到行動，把一切罪過都加在中國人的身上，於是排華的兇濤惡浪席捲美國整個西部的大地上，由金山海灣的中國點捕魚營地至母親礦脈和內華達山脈的上空，灑滿腥風血雨。

茫茫的原野上，塵飛沙走。

一個中國青年阿龍身背一個包袱，抱住死去的叔父騎馬向東的荒野奔馳而去

……

天濛濛亮。

濃霧還未散去，淒淒迷迷，內華達山脈的群山背後的天空，剛剛吐出淡白色的光。一處荒山，一塚新堆起的土墳。木牌上寫着：『廣東新寧廣海人氏，譚貴之墓』的字樣。

阿龍默默地跪在墳前，流着兩行清淚。

這中國青年阿龍，廿四、五歲年紀，長得一表人材。他身體頗長，英挺健碩，劍眉鳳眼，膚色白皙，別看他一派斯文，其實是一個身懷絕技的驍悍漢子。他神情冷傲，嘴角常浮現出一絲不經意的冷笑，彷彿在嘲笑世間的一切。

不遠的樹底下，繫着他那匹栗色的駿馬。

天漸漸亮了。

阿龍在那土墳前跪上不知多久，末了，他憂憤地說道：

『貴叔，你安息吧，你就暫時留在這西域的荒野裏吧！你放心，我會回來的……不論怎樣的艱辛，遇到甚麼的風浪，我都會回這裏把你帶回唐山去的……』

他永遠不會忘記昨晚他叔父臨終前所說的那句話，記得把你阿叔的骨頭帶回唐山去，那裏才是我們的老家啊……可是，他也真的不大願意想起自己的家和國啊，唐山，老家，故鄉的山山水水，那充滿着血、淚和火的苦難的歷史，刺痛他的心。他的老家，在新寧廣海這古代邊城裏。自古以來，這裏便是海防要地。南灣山上的紫花崗上，明代平倭都督張通書寫的『海永無波』四個大字刻在那裏；當年張通大敗倭寇就在這遼闊的海面上。五百多年來，由明至清，這海防邊城都有駐兵。阿龍的祖祖輩輩，多多少少都和這邊城駐兵，海防大小戰事有關連。他的上祖，據說曾隨張都督出戰，立過戰功；他的祖父，是軍醫，不僅懂得醫術，而且武功蓋世。他的父親曾是駐軍頭目，後調駐廣州，在那場聲勢浩大的阻止英人入城的戰役中，不幸因勞成疾而病逝，那時阿龍還在母親腹中，成為遺腹子。他三歲又喪失了母親，因而，他自小跟隨祖父，和祖父相依為命。他祖父當年在軍隊裏，不僅醫人，還特別為旗人軍馬治傷，頗有名氣。因為這種原因，他老祖父生平愛馬，在家園裏還特別養有三匹駿馬。老祖父十分疼愛他這聰明伶俐的小孫子，可是管教也極嚴。從小教他武功、醫術，還常常指點他如何看馬騎馬，老祖父對他說：

『小孫子，馬是人類最好的、最忠實的朋友！馬最有靈性。你要愛牠們。你

若疼了牠，在你最危急之時，牠會救你的……」

阿龍從小就知道，他爺爺是這世上最愛馬的人。

他老祖父還常常帶他登上鷄罩山頂的烽火臺，給他講述當年祖先大敗倭寇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那萬頃碧波上，戰船列隊，鼓角爭鳴，旌旗搖動，將士吶喊的壯烈場面，令年少的阿龍熱血沸騰。

烽火臺邊，還有吞海樓，居高臨下，面向怒海，大有氣吞海洋的英雄氣概。吞海樓詩句：

南溟世莫駭，

一口我能吞。

老祖父教他，男子漢大丈夫就要有此種胸懷和氣概。阿龍在這種家庭中成長，耳濡目染，從小就胸懷壯志，學得一身好本領。

可是，時不我與。這十幾廿年來，國力積弱，外憂內患，盜匪橫行。「海永無波」，已名不如實，廣海啊廣海，在那海上掀起的是惡風惡浪……

阿龍廿歲了，老祖父始終把他留在身邊。他沒有像上輩人那樣能够施展保家

衛國的抱負。他鬱鬱寡歡。老祖父常常安慰他：

『小孫子呀，鳥兒的翅膀硬了，自然會有一飛沖天的日子。阿爺知道你心裏想的是甚麼。』

他的親叔父馮貴原在廣海從事海產生意，前兩年在廣海灣裏遇上海盜，幸得怒海逃生，目前也閑賦在家。

沒有想到，一夜之間，家園的突變，使他改變了這一生的命運。一群山賊把他祖家洗劫一空，搶走馬匹，最後還放火燒毀了他們這百年大屋。最受重創的自然是他這老祖父。家園被毀，愛駒盡失，使他老人家痛不欲生，大病一場。他把貴叔和阿龍叫到病榻旁邊，說道：

『如今這是甚麼樣的世道啊？此地不可再留戀，你們叔侄到金山去吧，有那麼遠走那麼遠……』

等老祖父的病情稍為好轉，貴叔和阿龍便離鄉背井，飄洋過海來到金山。貴叔原就懂得漁業，便在舊金山海灣的中國點的捕魚營地立足，苦心經營，總算熬出點名堂，自己擁有一艘漁船。阿龍一直從旁協助他……這兩年，貴叔把辛苦賺來的錢寄回唐山，毀了的家園才得於重建。老祖父和家人也有了安居之所。

想不到啊，不幸又發生了，貴叔他再次遇到海上的劫難……正當壯年的貴

叔，却死在遠方的異域了……

二

那栗色駿馬忽然長聲嘶叫起來。

阿龍猛的從冥想中驚醒，霍地站起身，轉過頭去。

只見一個華人青年正想去牽馬，馬提起雙蹄，仰頸長嘶。

阿龍奔前去，喝道：

『你想偷馬？』

那青年人站住，雙眼定定盯住阿龍。這是一個甲字臉型，精明的小伙子，大約和阿龍的年紀相仿。他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並不畏縮，說道：

『這馬，我看你也是偷來的！』

『是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現在，馬是我的。』

『既然你是偷來的。那我就可以要！』他並不示弱。

阿龍聽了，笑將起來：『你這是明搶，看你要不要得到！來，看拳！』他一說完，搶前兩步，就向他發拳。

沒想到，這青年人也懂得功夫，馬步一扎，一道擒拿化拳，把阿龍的手擋去，飛起右腿。阿龍閃開身，怒喝道：『我一肚子氣沒地方出，正好遇上你這個不講理的小子，來！』阿龍的百花拳飛舞起來，銳不可擋。那青年人節節退開。

這個時候，山道上掀起一溜塵烟，一輛木板馬車急急駛到。車上揚着鞭的青年人向他們喊道：

『喂！自己人為甚麼打起來？停車，你們停車……』

阿龍和那青年人聞見，停住手，望着馬車上的那人。

這人，年紀稍大，廿七八歲模樣，方臉，蓄有八字鬍子，是個粗豪大漢。他滿身滿臉的塵土。木板車上躺着一個人，看來受了傷，臉色青黃，身上蓋着一張骯髒的氈子。

那粗豪漢子在木板馬車上站起身，對阿龍他倆說道：

『兩位兄弟，請聽我一句話。都是自己中國人，打甚麼？還沒有被番鬼佬欺侮够嗎？我叫阿國，我這位同鄉老弟，叫阿鵬，脚被番鬼佬打傷了。我們是由中

部峽谷來的，幾十人就留下我們兩人，一路上不是被殺，就是病死，我們華人吃盡了苦頭……你們呢，兄弟？苦頭還沒有嘗够嗎？」他的雙眼熠熠發亮。

阿龍和那青年人相視一會，那青年人先拱起雙手，歉然地先向阿龍說道：

「這位大哥，剛才衝撞啦，請你原諒。小弟叫阿沛。是由北部山谷逃難過來的，和大隊人馬失散了。」然後他同樣拱着雙手對馬車上的阿國說道：「阿國大哥說得是，我們都是自己人。」

阿龍見他誠懇，也拱起雙手：

「我叫阿龍，是從舊金山海灣中國點捕魚營地來的。昨夜我們那個小漁村被他們搗亂和洗劫，我貴叔吐血而死。我殺了一個白鬼，搶了他的馬，把我叔父馱到這裏來安葬的。」

阿國和阿沛聽了，驚詫地望着阿龍。

「龍哥，我不知道你有這瀝血的苦痛……龍哥，你別難過。對不起你。」阿沛上前去對阿龍說道。

阿龍淒然一笑。

阿國說道：「阿龍是個英雄漢子，絕不是一個斤斤計較的人。阿龍，你節哀順變。當今寄人籬下，任人宰割，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麼事情。」

阿國的話剛說完，木板車上的阿鵬突然呻吟起來。阿國蹲下身，抱起他的上身。阿龍走上前去，問道：『阿鵬傷在那裏？讓我看看。我懂得跌打的。』阿龍拉開氈子，查看阿鵬的腿，傷口已經化膿。阿龍解下背上的布包，打開，取出一包藥。他掀起上衣，腰間繫着雙鏢，鏢尾上繫有紅綢布條。他拔出一支，對阿鵬說道：

『你忍着痛，我先把膿挑出來。』他劍眉一揚，對阿國和阿沛說：『抓緊他。』阿國和阿沛一人一邊抓緊阿鵬的手。

阿龍用鋒利的鏢尖挑出阿鵬傷口上的膿，阿鵬大叫。

過一會，阿龍把那包跌打藥粉敷在阿鵬的傷口上，然後，把布包的布撕出一條，替阿鵬包扎好，動作極為利落。

在旁的阿國和阿沛相對笑了笑。阿國拍拍阿龍的肩頭：

『你哪裏學的？』

『我從小就跟祖父學武功和醫術。我祖父原是有名的軍醫。我父親是武官，我們馮家自古以來便是武術世家。』

『不怪得你武功了得，隨身還帶着雙鏢。』阿國讚道。